



▲《完美物質》劇照。

### 她懲罰了誰

首先，女主始終在敵視自己的另一面。觀眾已經看膩女性的自我攻擊了，現實中的部分女性幾乎天天重複自我攻擊，女明星就別這樣了，麻煩停一停。其次，女主變身怪物走向舞台，自我崩潰，被清掃一空，我很困惑，這是全片最無力，最妥協，最不女權主義，最奇怪的一幕。

我的困惑很簡單。就如當你第一百次打開「電子榨菜」《甄嬛傳》，看得起勁兒的一定是甄嬛冷酷屠龍，而不是安靜地做純元手辦。它通過甄嬛之眼看見悲劇源頭是皇權之惡，必須摧毀它，殺死皇帝。《完美物質》明明生動展現了男性凝視與權力之惡，但女主的惡人老闆安然無恙繼續作惡，那女主到底懲罰了誰？

經典的自我毀滅就像在《大紅燈籠高高掛》裏，頌蓮的瘋癲比一把火燒掉那座大院更震撼更直指主題。電影頌蓮的反抗，反抗支配，反抗囚籠，梅珊之死則摧毀了她，她是無數個「閣樓上的瘋女人」的縮影。

《完美物質》女主分裂出的兩個人分別對應兩種年齡段女性的刻板印象，Sue，頭腦空空的「花瓶美女」，Liz，怨氣滿滿的昨日黃花，本來很有諷刺性，她倆卻沒有一個試圖反抗，倒一個比一個積極順應社會規訓。直到故事結尾，她似乎仍不清楚到底是什麼造成了她的悲劇。

很顯然，是通往奴役之路。她的選擇並非真是她的選擇。於情於理，她應該狠狠報復舞台下的那些血盆大口，是他們將她塑造成怪物，統統罪無可恕。何況這是一部邪典電影，有誰不想看怪物大殺四方呢？結果她就用血漿噴噴觀眾嚇唬嚇唬他們？（下）



逢周一見報

### 非裔校友的印記

十月一個周末，位於美國愛荷華州的格林內爾大學舉行慶典，為一棟非同尋常的新宿舍樓命名。這棟樓不但是唯一建在和校園毗鄰的格林內爾鎮中心、而不是校園內部的宿舍，而且以該校畢業的第一位非裔女校友、高壽一百一十周歲的Edith Renfrow Smith命名。這位校友是格林內爾小鎮土生土長的孩子，大學畢業後在芝加哥教公立小學二十多年，二〇一九年獲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盛會隆重，貴客如雲。除了百歲又十的老校友和家人，還有大學董事會成員，前州長，大學各級領導出席。鎮中心開闢場地，搭好舞台，張燈結綵。風中獵獵作響的彩旗上印着歷年非裔女校友的頭像和簡歷。十九世紀大學建校迄今一百多年，早年黑人女校友鳳毛麟角，但她們多為各自領域的先行者，克服艱難困苦，成為科學家、銀行家、政治家、藝術家、詩人、學者、牧師、教師等。

一位校友四十年前曾研究黑人校友的在校經歷，考察歷史檔案、進行個人訪談後發現，非裔校友讀書時面臨各種種性、隱形歧視。哪怕小鎮創始人以廢奴運動支持者的「進步」面目自傲，某些歷史時期黑人不能進入小鎮的一些商店；黑人、白人談戀愛遭到大學和小鎮居民兩方的禁止、抵制；非裔學生在校無法參加某些學生組織，面臨社交上的孤立。但是，他們無一不對在母校受過的嚴格訓練、出色教育深表感恩，認為正是這樣的深厚基礎改變了他們的命運，讓他們日後在事業上有所建樹。

真金不怕火煉，希望後來者也能從這些值得敬仰的前輩那裏學到堅忍不拔、樂觀奮進的精神。



逢周一、五見報

### 旅行第一記憶

人過中年，比以前更珍視記憶。我常回想旅行經歷，看哪個片斷第一時間出現。從歐洲回家後一周，我又做了這個「實驗」。蹦出來的是兩個十分「日常」的場景。

一個是萬湖會議紀念館周邊。那天到紀念館時離開放還有半個多小時，我們不敢走遠，順着周邊小路閒走。沒多遠，就到了湖邊，這便是萬湖。湖面開闊，晨風吹在上面，拂出層層水波。湖畔长着不少粗壯的樹，連成一小片林子，枝葉遮住本就不強的陽光，更顯幽深。沿着伸向湖中的棧橋走了幾十米，水的寒意漸漸侵來，海鷗的身影看得更清，牠們的叫聲和着浪花響，於此地的安靜不減反增。望遠處，湖裏泊着遊艇帆船。萬湖是著名的富人區，也是度假勝地。五十年代西德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到，「拿着游泳褲，帶着你妹妹，快到萬湖去……」或因初秋天涼，或因時間還早，這會兒船都安分地靠在岸邊，沒有開動的跡象。只有一艘船上有個年輕漢子專心致志擺弄着纜繩，傳遞出一點遊湖之興。此外，便是我們一家三口，以及四五個遊客模樣的中東

人，享受着旅行中的「閒暇」。

另一個場景也與水有關，是阿姆斯特丹運河邊上的「瘦橋」（Skinny Bridge）。當時我們正準備從熱鬧的「第九街」去「安妮之家」，走得乏了，恰好此橋是個打卡點，便停下來歇歇腳。橋上有位中年垂釣者，我們路過時，他的浮標正好動起來，有魚咬鉤，釣竿彎成了半圓，只見他一手使勁拉着竿，一手向橋另一邊更使勁地揮動，不一會兒，跑來兩個同伴，拿出網兜與他配合，把魚撈了上來，似乎是石斑，頭尾足有半米多長。三

人舉着魚，拍照留念，然後用網兜送它回到河裏，轉身騎車離去，彷彿只為和他完成一次舊友相見。

為何這兩個場景成為此次旅行「第一記憶」，我不知道，但想起它們，讓我心中覺着充實。

（德荷遊記之七）



逢周一、三、五見報

### 一場小小的生命循環

者的掙扎與覺醒。

小錢德勒過着安穩卻枯燥的生活，時常幻想能成為一位詩人。這樣的幻想不真實，卻是「孩子」角色的必要天真。有天，他重遇了老朋友蓋林，這位在倫敦闖蕩的新聞記者讓小錢德勒羨慕不已，因為蓋林象徵着冒險與成就。然而，小錢德勒無法擺脫現實的責任和家庭的束縛，只能在心中暗暗幻想。

在此，小錢德勒進入了「成人」這一角色的掙扎。他心中充滿了冒險的渴望，卻無法擺脫現實生活的責任。這冒險與順從之間的衝突，正是「生命循環」中成人角色的典型特

質。

當小錢德勒回到家，面對妻子和幼子，他內心的不滿和失落達到了頂點，並在無法掌控的情緒中發作。他看見孩子哭鬧，突然失控對孩子發火，這讓他驚覺自己並非想像中的詩人或冒險者，而是一個平凡、脆弱的小人物。

在這一刻，小錢德勒從幻想走向現實，並經歷了一場「成長」的覺醒，他成為了一名承擔現實責任的「父母」角色，回歸平凡，接受自己作為家庭一員的身份。

小錢德勒認識到自己不再是追尋夢想的「孩子」，而是被現實束縛的

「成人」，而在掙扎之後，他的幻想被擊碎，最終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一個平凡的「父母」。這就是「生命循環」的故事，也是不合我口味的故事，除非故事接着迎來父母再一次成為孩子吧。



逢周一、五見報

### 粵劇《文成公主》

經成為不同版本的表演，是次粵劇體裁不單呈現傳統藝術現代化的整合效果，更能夠為角色賦予現代精神意義。

劇中文成公主並沒有糾結於吐蕃領袖松贊干布和大唐使臣湯吳之間的感情關係。劇初雖曾隱喻湯吳對文成公主存有傾慕之意，但湯吳得知對方為了家國使命而遠嫁吐蕃，自此便心存敬仰，晚年更以義兄妹相稱。全劇聚焦於文成公主在吐蕃既得到夫妻之愛，同時傳揚大唐文化而令到平民受惠，因此獲得民眾愛戴及支持。文成公主雖然是外來者，但她着重承諾，

堅守個人意志，對普羅百姓的愛護無分彼此，由此而獲得世人尊重。

全劇以六場戲作為結構，舞台整體合成方式明快爽朗，不用三小時便已完場，符合現代劇場演出節奏。上半場末段，吐蕃與大唐之間發生誤會而致兵戎相見，「五軍虎」（武打演員）翻騰動作技驚四座，開打場面較香港部分傳統粵劇不遑多讓，香港戲迷亦倍感親切。

《文》劇以交響樂模式作為伴奏音樂，鑼鼓樂的含量較輕，主要以卜魚作為引子及拍和，鑼與鈸的成分

不多，從而令到弦樂的層次較為豐厚，整體音樂合成的旋律更加悅耳。劇中有頗多小曲，例如流行曲《換到千般恨》亦作為文成公主的唱曲之一。整體而言，全劇仍包含不少二黃曲式，能在綜合舞台藝術之下展現粵劇味道。



逢周一、二、三見報

### 五味架的梁祝



打，頓時金鼓齊鳴，近七十人樂隊在樂池通過擴音演奏，舞台戲劇性固然大增，但音樂感與《梁祝》故事的凄美未免有點落差。梁山伯被打後致死的一段單人舞，沈杰的演出感人至深，從上而下的布景效果更顯無助。但這跟原曲《樓台會》一幕由祝英台

告知晴天霹靂消息，梁兄受重大打擊致命有明顯出入。

第二幕第一場父母之命，在銅管、敲擊等厚重音樂下，賴鵬翔跳出欲抗但無奈。接着樓台會《梁祝》主題再現，雙人舞跳出纏綿交織，只是與祝英台複雜心情有出入。接着就是上文提到壯男家丁群舞毆打梁山伯一幕。

劇本同樣沒有跟隨原曲「抗婚」和「哭墳」等高潮樂段，改為祝英台受噩耗變成呆若木偶，任由擺布。從穿上新娘服飾，配以預錄女聲，音樂以沉重進行曲式，漸強推進，進入殉情情節，祝英台身穿新娘服飾步上長

石階，在音樂推到最高點，一躍而下。效果想起梅艷芳最後音樂會道別，也想起電影The Ring張開雙手跳崖一幕。

全劇最後化蝶一幕，服飾和全場燈光以單一淡黃色為主，與一般繽紛色彩蝴蝶翩翩起舞也是另一記再創作。



逢周一見報

### 「化身」一條水草

在一首老歌裏，齊秦將自己想像成一匹來自北方的狼，走在無垠的曠野，當淒厲的北風吹過，漫漫的黃沙掠過，這匹狼咬着冷冷的牙，報以兩聲長嘯，「不為別的，只為那傳說中美麗的草原。」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靈嚮往之地，有人喜歡極盡極夜交替的北歐，有人喜歡沙灘遍佈的南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布羅茨基鍾情於威尼斯，他曾接受《巴黎評論》的採訪時連誇「它是那麼漂亮的一個地方」「它是那樣美麗」。布羅茨基如此愛威尼斯，他甚至說如果能夠以不同的化身生活在什麼地方的話，自己寧願作為一隻貓，或任何別的東西，甚至是一隻老鼠，生活在威尼斯。

中國詩人徐志摩也有一個「化身」的期許。他愛康橋，曾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深情地稱康橋是「難得的知己」「精神依戀之鄉」。寫完

《康橋再會吧》六年後，徐志摩又寫了《再別康橋》，直陳「在康河的柔波裏，我甘心做一條水草」。被陶醉的詩人願意化身一條水草，來享受康河柔波的愛撫。

看《西遊記》，孫猴子竟有七十二般變化，這是最早受到開發想像力的啟發。說起來，小時也最想像化身一條水草，化身那條長在村邊橋上的水草，這樣看到母親下地回家，就能提前關掉電視佯裝做作業。長大懂事一些，還是想化身水草，這樣在風橫雨狂天氣，便能看母親是否快到家了。今天，依然想化身水草，不關心眼下的勝驕和敗餒，回到精神依戀之鄉，讓波光裏的艷影，在心頭蕩漾。



逢周一見報

### 線下脫口秀

最近網上兩檔脫口秀節目大熱，這幾天其中一些演員也來香港舉辦了一場脫口秀的線下演出，在如今這個「笑是一種奢侈」的年代，我自然也第一時間買票走入劇場。

在此之前，我完全沒想過，在一個平常工作日的夜晚八點，可容納六百四十多人的青年廣場Y綜藝館會爆滿。經歷了一天工作折磨的打工人們，雖然依然穿着工作時的套裝，但身上的西裝革履擋不住臉上的神采飛揚。相比起身體上的休息，他們更加迫切地需要快樂來為自己疲憊的大腦放鬆充電。

一邊在劇場中笑得前仰後合，我一邊在想，線上的脫口秀是多機位拍攝、經過後期剪接的，而線下脫口秀則是由我們肉眼呈現給大腦的「一鏡到底」，沒有停頓、沒有篩選、沒有剪

接，是最原汁原味的幸福。即使是同一批演員，線下表演時也會更不受拘束；另一方面，雖然線上版也有現場觀眾，也會有展示他們哈哈大笑的鏡頭，但只有線下幾百人一起大笑、鼓掌加歡呼，才能最好地詮釋什麼叫做「哄堂大笑」。笑聲中，是認同與釋放，是放肆與滿足。

不知不覺間，原定一個半小時的演出，延長到兩個小時才結束。散場的人群帶着意猶未盡的笑容，還在回味剛剛聽到的段子。你重複一次，我再笑一次，我重複一次，你也笑一次。快樂的漣漪蕩開了一輪又一輪。



逢周一、三見報